



外国文学名著精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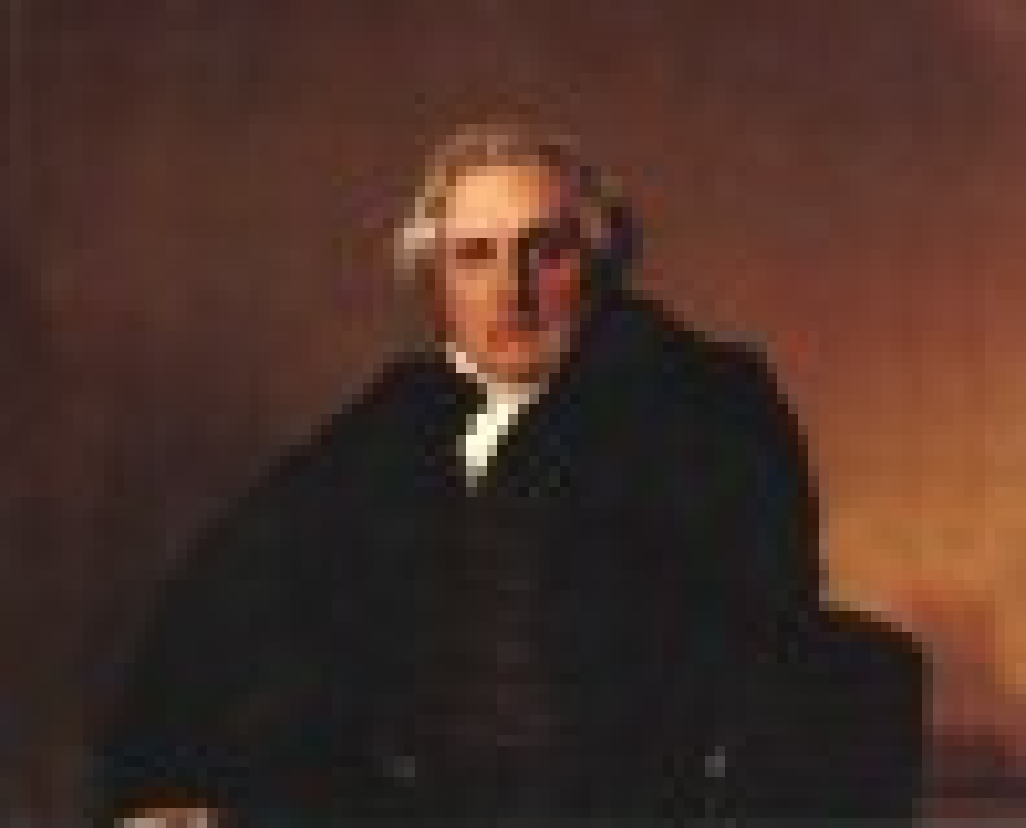


欧也妮·葛朗台

[法] 巴尔扎克◎著/黄彬◎译

张微/主编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1723年7月6日—1790年8月9日

1759年《国富论》出版

欧也妮·葛朗台

【法】巴尔扎克著 傅雷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ISBN 7-309-04000-0

外国文学名著精华

欧也妮·葛朗台

张 微 主编

(法)巴尔扎克 著

黄彬 译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欧也妮·葛朗台/(法)巴尔扎克(Balzac, H.)著;黄彬译. —
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2006.6

(外国文学名著精华/张微主编)

ISBN 7-204-08449-7

I. 欧... II. ①巴... ②黄... III. 长篇小说-法国-近代-
缩写本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65747 号

外国文学名著精华

张 微 主编

责任编辑:王继雄

封面设计:烽火视觉

出版发行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

印 制:北京海德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288

字 数:3360 千字

版 次:2006 年 6 月第一版

印 次:200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1-5000 (套)

书 号:ISBN 7-204-08449-7/I·1769

定 价:1056 元(全 48 册)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

联系电话:(0471) 4971562 4971659

前 言

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是巴尔扎克的代表作之一。小说描写了资产者罪恶的发家史，塑造了一个狡诈、贪婪、吝啬的暴发户的形象。作品字里行间渗透着这样一个道理——金钱欲是一种极强的破坏力量。它足以让一个人变质，让一个家解体。

作者巴尔扎克（1799—1850年）生于中产阶级家庭，早期作品很有浪漫主义色彩，后转向现实题材，先后发表《朱安党人》、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、《高老头》、《驴皮记》等小说。1834年，他计划创作一整套反映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法国社会生活的长篇巨著《人间喜剧》（合计约137部），后来只陆续完成了《幻灭》、《贝姨》、《邦斯舅舅》、《农民》等几十部。

目 录

第一章	小城大人物的面目	1
第二章	巴黎的阔少	19
第三章	姑娘的爱情	38
第四章	吝啬鬼的阴谋	85
第五章	家庭的苦难	98
第六章	人生的悲剧	141



欧也妮·葛朗台
OUYENI GE LANGTAI

第一章 小城大人物的面目

在外省的某些城市里，有一些房子，看上去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。

在索姆城里的一条街上，就有类似这样的一所住宅。那条街很窄，直达城市高处的古堡，现在很少有人往来，夏天热，冬天冷，有些地方阴暗得很。街面是石子铺成的，走在上面就发出咯咯的脚步声，一年到头既干净又干燥。两旁的房子都是木结构的，又高又挤。房子外观挺漂亮，四周很幽静。

这条街上的房子底层全是做买卖用的，可既不是小铺又不是商店，仅仅是简陋的店堂，又低又深又阴暗，堂门朝街开着，里外都见不到任何装饰。

店堂进门的地方有一垛小矮墙，是摆货用的。根据买卖的性质，有的摆着两三桶盐和鱼，有的摆着几捆帆布、绳子、铁器或几匹布。

你要进去，马上就可看见一个年轻漂亮、穿得干干净净的姑娘，手臂红红的，穿着一件白色的上衣，随即放下手中的毛线活，叫唤她的父亲或母亲来招呼你，卖给你两个铜子或两万法郎的货物。

你也可以看见一个卖酒桶木材的商人，两只大拇



指绕来绕去，坐在门口跟邻居闲聊。从表面上看，他仿佛只有些质量很次、供做酒瓶架用的木板，而实际上，昂热地区所有制桶匠用的木板都是在他开在码头上那个木材场买的。如果葡萄收成好，能卖出多少做桶的木板，他心里算得清清楚楚，出入不会超出一、两块板子。

买进多少，卖出多少，能赚多少，一切都是预先计算好的。所以，大部分时间，那些做买卖的人都在那儿嘻嘻哈哈地扎堆聊天，说短道长，东张西望，刺探别人的私事。某家主妇买回一只鸡，邻居们就纷纷前来问她丈夫，鸡煮得烂不烂。如果有位年轻姑娘从窗口探出头来，那些无所事事、扎堆聊天的闲人们肯定都能看见。

因此，这些又暗又静的房子，什么秘密也藏不住。大家几乎成天都在露天过活：夫妇们成双成对地坐在门口，在那里吃午饭、吃晚饭、争争吵吵的。只要街上有人走过，总免不得被他们指指点点、品头论足一番。

早先本地的贵族都住在这条街上，街的上坡全是古城里漂亮的老宅。下面这个故事中所说的各种事情，就发生在这些老宅中的一所幽静、凄凉的屋中。街上有一个凹进去的地方，葛朗台先生府上的大门就在这凹进去的过道里。

葛朗台先生，有些人还称他葛朗台老头，是个做桶的。他生活相当富裕，识文断字，能写会算。当

1789年法兰西共和国在索姆城里标卖教会产业的时候，他正好四十岁，刚娶了一个很有钱的木板商的女儿做老婆。他带上自己的全部财产，即两千金币，去找那位霸道凶狠、负责标卖教会财产的共和党人，给了他个人二百金币，就在他手里廉价地买下了省里最上等的葡萄园、一座古色古香的大宅和几个田庄。

索姆的市民很少懂得革命，在他们眼里，葛朗台老头是个满脑子新思想的共和党人。而实际上，这个做桶的匠人，朝思暮想的就是买进葡萄园。他被任命为索姆市的行政委员。从此，他每年为共和军供应一二千桶白酒，代价是把最富饶的牧场弄到了手。

1800年，葛朗台老头当上了市长，把地方上的事应付得很好，当然他自己的葡萄收成则更好。1804年，他下了台，成了葛朗台“先生”，但他并不为此感到惋惜，因为在他任内，为了本城的利益，已经修了几条出色的公路，而且条条都通他的产业。他的房产和地产税交得很少。他的那些葡萄园，经他精心管理，已成了本地最出色的葡萄园，而且能供应最上等的好酒。

1806年，葛朗台先生五十七岁，他妻子三十六岁，他们的独养女儿才十岁。这一年，葛朗台先生家接连死了三个人，先是葛朗台妻子的母亲德·拉贝尔·泰利埃尔太太，接着是太太的外公，最后是他自己的外婆。这三位老人虽说都爱钱如命，但他们的遗产最后都落到了葛朗台先生的腰包里，究竟多少谁也说



欧也妮·葛朗台

OU YE NI GE LANG TAI

不出个准数，只知道数目相当可观。

葛朗台先生经营的葡萄园有四十二公顷，如果收成好，可产酒七八百桶。此外，他还有十三处田庄、一座古色古香的老宅（为了节约，他把底层的窗户全部堵死）、一百二十七公顷草地和 1793 年种的三千株白杨树，他住的房子也是他自己的。这些仅仅是大家看得见的家产。

至于他的财产究竟有多少，只有两个人才知道个大概：一个是公证人克吕肖先生，替他放债的；另一个是索姆城里最有钱的银行家德·格拉森先生。葛朗台先生经常暗中与他合作，分点好处。在索姆城里，大家都说葛朗台先生宅里藏有几千金币，所以他在街上走过时，人人都是又仰慕、又敬重、又害怕。

偌大的一份家产把这个巨贾的行为都镀上了金。如果说，过去他的某些行为常常被人视为笑柄的话，那么，现在的人们对这些荒唐的举动却都视而不见、听而不闻了。他的说话、衣着、一举一动、眼神一闪都成了当地的金科玉律，哪怕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动作，大家也都认为其中必有深造而不可言传的奥秘。比如，有人说：

“今年冬天一定很冷，因为葛朗台老头都戴上皮手套啦，咱们还是快收摘葡萄吧。”

“葛朗台老头买了许多桶板：那今年的酒一定少不了。”

葛朗台先生从来不买肉，也不买面包。每个星

期，那些佃户们都会给他送来足够的食物，比如：子鸡啦、小鸡啦、鸡蛋啦、牛油啦、蔬菜、水果、麦子和面粉啦，真是应有尽有。他家惟一的一个老妈子，个子高高的，叫娜农，虽说已上了年纪，每星期六还得亲自动手，将家里人一周吃的面包全做出来。烧火用的木柴是从他自家田边砍的，由佃户们一段段给他砍好送到城里来，而且堆得整整齐齐的，除了讨得几声谢之外，他们连一分钱也拿不到。他新近买了六百公顷的一片树林，托一个邻居照顾，答应给他些许津贴。自从他买下了这片林子以后，他就吃上了野味。



这位先生动作非常简单，说话很少，发表意见时句子很短，声音细软。大革命以后，大家以为他耳朵聋了，说起话来断断续续，让人听了很吃力。一要商量什么事情，更是结结巴巴的，搞得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这一切全都是他假装出来的。凡是遇到生活上和生意上的难题需要解决时，他就搬出四句口诀——我不知道，我不能够，我不愿意，慢慢瞧吧。他从不说声是或不是，也从不把字据落在白纸上。

无论遇到什么事，他都得盘算半天。他从不到人家里去，也不请人来家里。他不吃人家，也不请人吃。不管走路做事，他都不声不响，似乎什么都讲节省，包括动作在内。

就体格而言，他身高一米七十，五短身材，骨架和大腿都很粗，肩膀宽厚。头发黄黄的，而且已灰白，有些年轻人不知轻重，竟然开他玩笑，说他头发

是“黄金里搀着白银”。他的鼻尖肥大，顶着一颗仿佛有时会动的肉瘤。这副脸相一看就知道他是个一心想着捞钱的家伙，他关心的惟一的人是他所爱的女儿欧也妮，也就是他全部财产的惟一继承人。

城里的居民有资格在他家出入的只有六个。前三个中最重要的克吕肖先生的侄子。自从当了索姆初级裁判所所长之后，这位年轻人在本姓克吕肖之上又加了一个蓬丰的姓氏，而且极力想让人都忘记他曾姓过克吕肖。他已经把自己的签名改为克·德·蓬丰。如果有什么冒失的律师仍旧称他“克吕肖先生”，包管在出庭的时候，就要后悔自己糊涂。凡是称他“所长先生”的，就肯定能得到法官的庇护，对于称他“德·蓬丰先生”的人，他更是百般保护。所长先生现年三十三岁，有一处名叫蓬丰的田庄，每年有三万五千法郎进款。此外，他还是他两个叔父的财产继承人，一个是公证人克吕肖，另一个是克吕肖神甫，听说两人都相当有钱。这三个克吕肖房族、亲戚很多，结成了一个颇具势力的团伙。

德·格拉森太太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儿子，她经常来陪葛朗台太太打牌，希望自己的儿子、亲爱的阿道尔夫能与欧也妮小姐结婚。银行家德·格拉森全力支持自己的太太，不断暗中帮助这个爱钱如命的老头。这三位德·格拉森也有自己的一伙帮手、房族和忠实的盟友。

克吕肖和德·格拉森两家为争夺欧也妮小姐而进

行的暗斗，吸引了索姆城里居民的极大兴趣。葛朗台小姐将来究竟嫁给谁呢？所长先生还是德·格拉森先生？

据地方上熟知内幕的老辈看法，葛朗台一家子都非常精明，绝不会将家产落在外姓人手里。索姆的葛朗台在巴黎还有个兄弟，是个非常有钱的葡萄酒批发商，欧也妮·葛朗台肯定会嫁给巴黎葛朗台的儿子。对这种说法，克吕肖和德·格拉森两家的党羽都表示异议，根据是葛朗台兄弟俩，三十年来只见过两次面。

1818年初，有一桩事使克吕肖派明显地占了上风。弗罗阿丰家的田产素以美丽的园亭、别墅、庄园、河流、池塘、树林而著名，价值三百万法郎。年轻的弗罗阿丰侯爵因急需钱用，想把这所产业卖出去。克吕肖公证人、克吕肖所长、克吕肖神甫，加上他们各自的党羽，不断游说，竟然使侯爵决心将它卖给了葛朗台先生。

这件新闻一直传到了南特和奥尔良。葛朗台先生让自己的一个佃户领着去视察买下的别墅，以主人的身份对产业瞥了一眼，信心十足地回到索姆，认为这次投资非常值得。为了把差不多出空了的金库重新填满，他决定把自己的树木、森林统统砍掉，连1793年种的白杨树也一起卖掉。

“葛朗台先生的府邸”这个美称，现在大家该明白它的分量了吧。那是一座灰暗、阴森、寂静的屋



子，坐落在索姆城的上首。

大门的中央开有一个四方的小洞，装了铁栅，旁边吊着一个敲门用的铁锤。喜欢东张西望的人，可以从小铁栅洞里窥见有个阴暗的过道，过道后面有几级通往花园的梯级，花园周围是一道潮湿的厚墙。

在房屋的底层，最主要的房间是那间进大门后穿过一个小过道就碰到的堂屋。卢瓦尔河两岸的小城市里，堂屋非常重要，这一点恐怕很少有人知道。它既是客厅又是饭厅，凡是外来的要见主人，都得在此等候。它是日常生活的大舞台，本区的理发匠、给葛朗台先生一年理两次发在这间屋里，佣户、教士、挑夫进进出出也在这间屋里。

堂屋有两扇临街的窗。除了地板，室内的一切全是灰颜色的，包括墙和天花板。壁炉架是白石砌的，上面摆着一座旧钟，钟面玻璃已有些发绿。两扇窗上挂着曾经是非常漂亮的窗帘，是买进这座房子里原有的。

门附近的那扇窗前有一把椅子，椅座上放着一个厚厚的草垫，使葛朗台太太坐着可以望见街上的行人。旁边的那张小靠椅是给欧也妮·葛朗台小姐坐的。十五年来，从每年的四月到十一月，母女俩就坐在这个位置上消磨日子，手里不停地干着针线活。只有到了十一月一日，她们才把位置搬到壁炉旁边去过冬，因为只有到这一天，葛朗台先生才允许在屋里生火。但是，到三月三十一日必须灭火，不管早春秋末

外面有多么冷。

晚上，点灯的时间很晚，而且一吃完晚饭马上就熄灯。因为点的蜡灯是吝啬鬼亲自分发给女儿和娜农的，连每天的面包和食物也都由他亲自分发。

索姆城里人人都羡慕葛朗台夫妇有这样一个老妈子。她身高一米八五，所以大家都叫她长脚娜农，在葛朗台家已干了三十五年。虽说她每月的工钱只有六十法郎，但是大家都认为她是索姆城里最有钱的女仆了。人人都羡慕她，因为一个月六十法郎，积了三十五年，竟然在公证人克吕肖那儿存了二万法郎了。

长脚娜农什么都干：做饭、擦玻璃，到卢瓦尔河去洗衣服，洗完后用肩膀扛起来。她天一亮就起来，深夜才睡觉，收获季节，短工们的饭食都由她一人包办。她监视他们，像一条忠心耿耿的狗那样保护着主人的一草一木。总之，她对主人信任得五体投地，惟命是从。

1811年，收获季节特别辛苦，葛朗台终于狠狠心赏给她一只旧表，那是她几十年来拿到的惟一礼物。当然，他穿旧了的鞋（她正好穿得上）也都是赏给她的，但这些鞋已穿得破烂不堪，根本无法称作礼物了。

可怜的姑娘因为一无所有，所以变得吝啬不堪，终于使葛朗台像喜欢一条狗一样地喜欢上她。如果主人把面包片切得比纸还薄，她都不带抱怨的。她与这家人家已不分彼此，葛朗台笑，她也笑；葛朗台发



愁、挨冻、取暖、工作，她也跟着发愁、挨冻、取暖、工作。她在树底下拣杏啦、桃啦以及野果啦……来吃，主人也从不责怪。在丰收的年份，当树上的水果多得压弯了树枝，佃户们不得不把水果拿去喂猪的时候，葛朗台就会对她说：“吃吧，吃吧，娜农。”

对这个从小受尽虐待的乡下女人来说，葛朗台的笑无疑是一道金色的阳光。三十五年来，她始终记得自己赤着双脚来到葛朗台家，制桶匠亲切地对她说：“你想要什么，好孩子？”

索姆城里有许多家都雇有佣人。主人对佣人都非常好，工钱也多，吃得也好，可佣人们对主人仍然不满意。他们都很不理解，心想：“葛朗台一家对长脚娜农是怎么搞的，使她能这样忠心耿耿。为了主人，她连火坑都敢去跳！”

她的厨房一年到头总是干干净净、冷冰冰的，一点不假是间守财奴的灶屋，没有一点儿糟蹋的东西。晚上她洗过碗盏、收完剩菜剩饭、熄了灶火，就离开厨房来到堂屋，坐在女主人身边缝缝补补。这样，一个晚上全家人只消点一枝蜡烛就够了。

老妈子睡在厨房旁边过道尽头的一间小房间里。与其说是房间，还不如说是个墙洞。她身体硬朗得像块铁板，长年累月住这样的洞里，竟然毫无影响。躺在洞里，她可以听得见日夜都鸦雀无声的屋子里的任何响动。像一条看门狗似的，她竖着耳朵睡觉，一边守夜一边休息。



1819年，秋季的天气特别好。十一月中旬的某天傍晚，娜农第一次在屋里生上火。这一天是克吕肖和格拉森两家都记得清清楚楚的节日。因此，两家人家的六位人马都全副武装，准备到葛朗台家的堂屋来较量较量，比一比究竟谁家对葛朗台家更亲热。这天早上，索姆城里大家都看见葛朗台夫人和葛朗台小姐到教堂去做弥撒，于是想起原来这天是欧也妮小姐的生日。克吕肖公证人、克吕肖神甫和克·德·蓬丰先生算准了葛朗台家该吃完晚饭的时候，急急忙忙赶来，抢在德·格拉森一家之前向葛朗台小姐拜寿。三个人都捧着大束鲜花。所长那束，花梗上还包着金银两色的纸。

每逢欧也妮过生日和节日，葛朗台先生照例要送她礼物，十三年来老规矩：一枚金币。葛朗台太太则根据季节送她一件夏天或冬天穿的连衣裙。到目前为止，欧也妮已积攒了上百块金币，葛朗台最喜欢时不时地让她拿出来给自己看。虽说钱现在装在女儿口袋里，可这不是与装在自己口袋里一样的吗？何况，装在她口袋里，不是还可以培养她爱钱的习惯吗？这次，他在给女儿金币时，加上了一句：“这都是将来出嫁时的压箱钱呀。”欧也妮和她母亲听了都面面相觑。

正说到这儿，克吕肖一家三人来敲门了。他们向欧也妮献上花束，坐下开始聊天。

克吕肖神甫矮小肥胖，浑身是肉，脸孔像个爱开